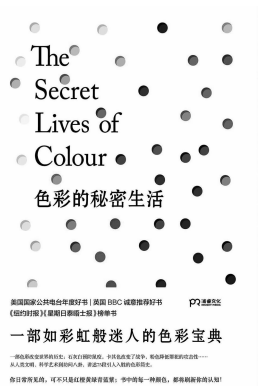


谈古论今话色彩

本书绝非是一本包罗万象的色彩史,而是将这些颜色在人类历史中的惊鸿一瞥摘录了下来



《色彩的秘密生活》 [英]卡西亚·圣克莱尔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8月

由于热衷探究色彩的神秘性,英国作家卡西亚·圣克莱尔撰写了《色彩的秘密生活》。书中主要内容不仅包括,牛顿爵士定义的七色光谱:赤橙黄绿青蓝紫。还收录了黑色、棕色和白色。全书以此十种颜色为底色,向读者展现了相关颜色的历史痕迹。但本书绝非是一本包罗万象的色彩史,而是将这些颜色在人类历史中的惊鸿一瞥摘录了下来。

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:“我力图在简史与个性速写之间开辟一块中间地带,为读者奉上七十五种最吸引我的色彩。它们有些源自艺术使用的颜料,有些源自染料,还有一些更接近于理念或社会文化的产物。”

在了解色彩的“高光时刻”之前,我们必须先弄清颜色与光的关系。没有光就没有色彩。我们感知的色彩,实际上是物体被反射那一区段的光的颜色。换句话说,色彩是真实的物理存在,绝非大脑的一种内

在表现。关于色彩的真实性,自17世纪起就一直在争论。至今还有在微信朋友圈里广为流传的段子:这个姑娘的连衣裙是蓝黑的还是白金的呢?其实,我们眼中的色差,就是身处之地周围的光在作怪。

然而,色彩与光结合的最好证据,便是绘画中印象派的形成。虽然本书引用了英国风景画大师J.M.W.特纳的话,“光是一种颜色,阴影是对它的剥夺。”但我认为,特纳的“太阳即上帝”的光学运用理论,更为重要。这句话为后来印象派画家提供了技法上的指引。法国园艺家阿兰·巴哈东在《花园词典》中写道:“1850年左右,有人发明了油画颜料管,自那之后,艺术家们就把他们的画架支在了山脚下、河流旁和花园。”绘画工具的变革,成就了印象派,让画家有能力捕捉光。难怪有人说,没有颜料管,就没有印象派。

弄清了色彩与光的关系,作者圣克莱尔将带领读者去探究色彩的独立性,也就是颜色的特征。如果说

色彩是一种语言,那么它不仅代表艺术,有时还代表政治,代表情感,具有时代与社会的意义。同样色彩在我们面前,就像绚烂光谱,呈现出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。比如“青”色,在我国古代,它有卑贱的意思,如“青楼”;又有好名声的意思,如“青史留名”。因此,通过色彩意义的变化,我们能摸索到历史变迁的脉络。色彩命名,大致可分几类:以金属元素命名的,铅白、铜绿;以植物命名的,藏红、姜黄和苋菜红;以动物命名的,象牙白、胭脂虫红;以地点命名的,那不勒斯黄、荷兰橙;还有以贵重珠宝命名的,银白、琥珀色和祖母绿。

每种颜色的名字背后,无不隐藏一段珍贵的历史纪录。象牙白,在历史早期很可能指的是海象牙。海象在冰岛传说中叫鱼牙。随着社会发展,象牙成了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。人们开始使用象牙做各类装饰品。由于供不应求,人类最终走上了非法猎杀大象的不归路。据统计,照

现在的速度,不出十年,野生大象将会灭绝,海象也将濒临灭种。在未来,象牙白也许只是我们孩子手中色卡的一种颜色,而不再有真实的象牙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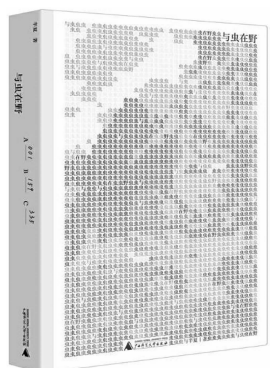
有关色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,是个有趣的话题。书中说,粉色是女生的颜色,而蓝色则属于男生。又因红褪色以后就成了粉,那么粉被认为是一种更接近于高贵的颜色。在商场里,同样的东西,粉色包装会比蓝色的稍微贵一点。商家认为颜色的偏好,可以带来增值效益,这当然归属于心理学的范畴。但利用色彩捕捉消费者心理变化,商人真是“奸”到了骨头里。

在本书中,诸如此类的例子,比比皆是。作者谈古论今,学识渊博,围绕色彩,侃侃而谈,令人很长见识。通过一本书,我们恐怕无法了解色彩的全部世界。但它至少为我们敞开了一片海,让我们鼓起帆,去色彩的历史中远航。

夏丽柠

爱虫人札记

一个人,五年来,视线朝向大地、草尖、叶片,捕捉虫迹,悄然靠近,不惊扰,拍下了数万张虫子的照片,才有这本美丽的书



《与虫在野》 半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9月

《诗经》有言: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,入我床下。”虫子生命短暂,大抵短则几天,长不过数月,但它们可能是最接近人类、能为我们肉眼辨识的生物。

虫子大多长相丑陋,整牙茸毛,望之色变。很多人不喜欢虫子,要么只爱一些光彩亮丽的,比如金龟子、瓢虫这类萌物。大概没有人会像半夏那样,与虫结缘,竟是从绿头苍蝇开始。她说,那日微雨中散步,美人蕉妖娆轻颤,微距镜头无意间摄入某种怪异,红色的复眼,奇幻的金属色彩,这,竟然是只苍蝇!

我凝视那张照片,觉得半夏的惊喜,那只苍蝇,镜头里的绿头苍蝇,真的很美。这个午后,秋高气爽,有煦日微风,亦有虫声呢喃。足不出户,在一本书里拥有在野的感受,拥有相通的灵犀,我的心境沉静舒畅,借她的慧眼,我得了一个独特的世界。

《与虫在野》刚刚获得中国自然好书奖项。“A.在野闻微”是随笔,“我”为主,写“我”的所作所思。“B.人虫对视录”是直观的照片和原始笔记。“C.念虫恋虫”是总结。人是观察虫子的主体,在观察的过程中,人自觉地把自已放置在客体的位置。人与虫是平等的。

“半夏”是笔名,我并不清楚隐藏在这个笔名背后的是怎样一个人。在网上搜到访谈,提到半夏是生物学出身。老实说,我有点惊讶,因为我原以为半夏是业余的爱好者。这么说,并不是质疑半夏的专业性,而是《与虫在野》给我的感觉,并不像通常的专业学者那么偏重理性,也不像科普书籍那样侧重于知识面,而是更多地在描摹与虫相逢的场景与心情。

想起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、利奥波德的《沙郡年记》等作品,我恍然大悟,《与虫在野》呈现的是自然文

学流派,诉说“爱之所起,一往情深”,情感是最动人的,有关自然、有关虫子的科学常识,分散在字里行间,分散在作者与它们的接触里。这些作者,统统都是“自我”的,并不一定有“渡人”的意愿,首先是因为爱,爱着他们的爱,他们才愿意长年行居野外,他们了解昆虫的知识,可是不喜欢授课,而是引领我们一起郊游、沉浸。

所以他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进入内在。半夏写《一只蛾子之死的观察记录》,细致描摹“轻贱的生命,一只蛾”即将完结它的生命时的历程,在文章尾部,半夏说起伍尔夫八十年前写的《飞蛾之死》,她把两者并列,它们都是在黑暗里扑向光明的生物。而我想起的是庄子,“道无始终,物有死生”,万物生灵,轮回溯转,都是一样的。

《与虫在野》的所有随笔,底蕴都与这篇类似。只不过,未必升级哲

理层面,太刻意了会落下车。简明自然地陈述,说说蟑螂强劲的生命力,说说紫嫣红的虫子的色诱,说说童年捉蜻蜓的无忧无虑,说说蝶恋花,说说蜂情万种,说说斗蛐蛐,说说昆虫拟态带来的创意与启发……大千世界的诸多奥秘,通过眼睛的搜罗,在人的思想里巡游,这是好奇心使然。好奇心让我们永远热爱生活,生活的本义通向哲学的思索,通向与伟大心灵的对话。

半夏也谈画、谈音乐,谈古怪的口述传说。她像诗人一样思考,也像记账员般辛勤工作,文学与科学两个部分相互激荡,与各种虫子的相遇,在起初只浮现魅影,然后留痕,然后沉淀,然后吐哺。一个人,五年来,视线朝向大地、草尖、叶片,捕捉虫迹,悄然靠近,不惊扰,拍下了数万张虫子的照片,才有这本美丽的书。唯有热爱,才得如此。

赵青新

一本带着“肌肉记忆”的历史杂谈

把一系列看似无序的有关战争与武器的故事,以一种饶有兴趣的方式讲述出来



《兵者不祥》 刘鹤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年7月

战争与武器,从来就有着一道难以拆解的关系,武器因战争而诞生,战争的形态则随着武器的发展不断产生质的变化;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,战争则直接催生了武器的创新与升级——刘鹤的新著《兵者不祥》是一部有关战争与武器的书,作者以武器的角度切入战争,以战争的视角审视武器,毋宁说这部书既是一部武器进化史,又是一部战争文化史——却并不全然,书中内容还涉及日耳曼人的决斗传统、俄罗斯人的群殴习惯以及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源流……如此种种的话题,均是围绕着战争与武器延伸开来。中国古人说:“兵者不祥之器,非君子之器,不得已而用之。”刘鹤细心梳理战争与武器的关系,也是从另一个角度,追溯人类文明史的进程。

当今时代,世界早已进入热兵器时代,天上有飞机导弹,地下有火炮坦克,就射程和威力而言,热兵器有着冷兵器无法相比的优势。在十五世纪之前的欧洲,火炮以“傻大黑粗”著称,尚是一种不成熟、不可靠的武器,战场上更多使用的还是刀枪剑戟之类的冷兵器——当时谁也没有料到,恰恰是这个“傻大黑粗”的笨家伙,成为刀枪剑戟的终结者。据史料记载,在欧洲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火炮的人,是以酿造葡萄酒而闻名的勃艮第公爵“大胆查理”,此人目光如炬,军事才能无与伦比,他第一个意识到武器的科技创新之于战争的重要性,并着手组建了全欧洲第一支新式军队。然而,“大胆查理”的新式军队和战术,却在一次战役中因天降大雨,火炮失去效用,从而受阻于瑞士人密集长

枪阵的人海战术,甚至连他本人,也没有逃脱战败身死的命运——这是一个穿越者的悲剧,他的悲剧证明了“一个人的命运,当然要靠自己奋斗,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”。

除了大规模的战争之外,人类还热衷于各种或单挑、或群殴的嗜血游戏,古典时代和黑暗时代如此,进入文艺复兴时代也莫不如此,文艺复兴虽然为黑暗时期的欧洲带来了人性的苏醒,却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好斗嗜杀的恶习——德国人统治了长剑时代,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在迅捷剑斗时代平分秋色,法国人在小剑决斗方面技高一筹,英国人则是军刀时代当之无愧的主宰……俄国人有着长达千年的群殴史,奇寒的天气加上伏特加的刺激,使他们将群殴发展成一种传统。如果放宽视界,我们可以看到擅长打斗骑

射的,还有统治俄罗斯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蒙古人,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固然威名远扬,而生活在这两个巨人之间的窝阔台,也同样不容小觑,此人战功赫赫,大智若愚,在征伐打仗方面残酷无情,在治理国家方面难得糊涂。然而,正是因为遮蔽在两个巨人的阴影之下,窝阔台所有的文治武功都湮没无闻,而刘鹤则独具慧眼,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夹缝中的窝阔台。

《兵者不祥》其实是一部另类历史,一本带着“肌肉记忆”的历史杂谈。作者最大的特点,就是寓教于乐,把一系列看似无序的有关战争与武器的故事,以一种饶有兴趣的方式讲述出来,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,就能够了解人类文明史上的某些节点和重大事件。

王焱